

1

生活中有人吃了哑巴亏却做不得声的事太多太多。如果你发火打人却又正打在人家的骨头上，对方不痛你却痛得受不了；你去偷别人的西瓜却被毒蛇咬了，一口西瓜没吃成，自己反而进医院用掉了上万元才保住小命等等。对于这些人的哑巴亏，只有自作自受了，怨不得谁！要想不这样，最好是别起那个贼心，免得没偷到羊，反惹一身骚！

■ 黄狗吃屎，黑狗遭殃

这是一家全国联网的化妆品连锁超市。该公司为了档次上规模，决定对各省级分公司进行全面整顿。

张剑是总部新派到南区域的市场总监兼八大区域总经理。现携迷人的老婆一同驻扎在长沙分公司的临时客房里。

张剑是那种行动如剑的人，做什么都讲效率和速度，说白了，就是一个工作狂。

而他的老婆恰好相反，她在做全职太太，她生了个小孩，小孩如今留在娘家读幼儿班。她这个全职太太其实是整日无事可做，除了上上街，看看电视之外，实在无聊就与住在旁边的两个年轻小伙子聊天打发时间。

张剑是那种事业心极强的人，他受命于危机之中，立志在三个月之内将中南区的市场占有率翻三番，所以，他长期出门在中南几省的分公司中，很少停驻于长沙他老婆的临时温柔乡中。

张太太刚到三十，妩媚迷人，早年有校花之称，近五年嫁给年薪百万的张剑之后，更是风光无限，由于有钱购一流的化妆品，又从未经历体力劳动，所以，其面容保养得光彩照人，透射出青春正旺，魅力万方的神采。

□ □ □

吴得贵和马强就住在张太太的旁边套房里，他俩同时毕业于一个商业大学，同时进了这家大型集团公司，都已工作三年了。而且业绩也不错，只要有会，升个地区级市场部经理的能力已完全具备。

他俩不同的是一个性格外向，一个略显内向。一个弹得一手好琴，一个跳得一身好舞。相同的是，都已二十六岁了，都未找老婆。

吴得贵每日下班后，便弹上一曲。

琴离情也许最近。

琴一开弹，旁边的张太太，独守空房的张太太便趿着拖鞋穿着睡衣过来了。睡衣是纯白色的，而且质地柔软，不太透光，但仍能将张太太前胸和后背的魅力表现得很淋漓。张太太蓬松着发髻睁着迷人的大眼径直走了进来，仿佛来到自家小弟住的房子里一样随便。

马强正斜躺在床上看书听琴，见张太太进来，便立即起身道：“快请坐。”张太太只是随便应和了一声。便坐在门边吴德贵的单人床边上开始听起琴来。她曾对吴德贵说过，在学校里读书时她最爱听大草原上的一种更简朴的三弦琴。

张太太没有盯着吴德贵的手与琴，而是望着对方的那张脸。这是一张十分俏白的脸，不仅干净而且秀气好看。她在

看，又似在听。

马强又热情地给张太太倒了杯冰果汁。他见张太太在全神贯注地听，便只好回到自己的单人床边，拿起了他要看的杂志看起来。他一边看一边不时瞟着张太太的身子，时而看看那睡衣下面露出的洁白而丰腴的小腿，时而瞟一下高高的胸脯。他这一个多月来，每天都要求吴德贵弹上一曲，其目的不是听琴，而是要欣赏那张太太那无声的魅力。

平日里常常一曲后，张太太并不急着回到自己房中去，而是与马强和吴德贵闲聊，有时一聊就是半个小时，最近聊的时间越来越长些了。尤其是星期六星期天。这张夫人似乎没有别的爱好，每天上午看看电视，下午逛逛街，夜晚便到吴德贵与马强这边聊上一会儿。

吴德贵与马强也十分愿意与这个美少妇聊天。不仅能欣赏到成熟女人的身材，还能欣赏到成熟女人的丰富细腻的内部世界。何况这是总经理的太太，弄不好，与这位太太关系处理好了还能通过枕边风而升上个地区级经理。岂不是美哉！

这两个年轻人都不蠢，虽是多年老同学，但内心里都有了各自的小九九。因此，对张太太越来越自然大方的造访，吴德贵与马强都决不怠慢且相互逞强地展示各自的能力、才华、口才、爱心及个性特征与优势。

张太太是过来人，她岂会心中没数。不过，她故作不知，只是自己越穿越性感迷人而已，并未说出太过分的言词。她时常见这两个如饿狗一般的男人吞着口水坐在她前面急躁不安，她内心里总是在暗笑。她喜欢让男人这样。当然，有时

候，她也被两个小伙子逗得大笑不止，忘情开怀。

吴德贵是那种略内向而且有理智的坚忍的年轻人，他当然也是人，也有七情六欲，只不过他懂得压抑面对张太太迷人身子的那股欲火。他能表现得比较冷静。他当然也很想博得张太太喜欢而得到升职机会。

八月一号这天，天气十分燥热。

马强出差去了，房子里只剩了吴德贵一个人。

由于天太热，开了空调都不能运动，一动就也觉得热，吴德贵一个人穿着短裤打着赤膊，在欣赏电视里的轻音乐歌唱会。

突地，传来了隔壁张太太敲门的声音：

“吴老弟，快过来帮我查查。我房里停电，可能是保险丝断了。”

吴德贵的门只是虚掩，一个大男人当然不会总是关紧门。

张太太一边讲一边推门进来了。

她看到了吴德贵只有一条小裤衩和强健洁白的肉体，她目光瞟了一下后道：“别穿了，害什么羞呢，快过来看看。”

既然这么一说，吴德贵只好跟着张太太身后过去了。

室内一片漆黑，她对吴德贵道：“吴老弟，你随我一同到卧室里来，我先摸到电筒再说。”她一边说一边回手拉着小吴的手补充道：“我怕黑暗！”

她拉着他的手向卧室方向摸索着走去。突地一声狗吠（她养有小狗），他俩都吓了一跳，她吓得更狠。

她一回身迅速扑到吴德贵身上，吴德贵出于本能立即将张太太的肉身抱在怀里，仅三秒钟，吴德贵便回过神来了，他

立即在黑暗中将她轻轻推开道：“别怕，别怕。”

他在用力推，她却用力紧紧地拽着他的胳膊不肯松手。而且，他还听到近在咫尺之间的她的娇喘之声。她已呼吸急促了。

吴德贵是男人，他当然知道她的意图。

他终于阻止了没让事情发生。

他并不是不想，而是不能。

否则，他给总经理戴了绿帽子，莫说升职，甚至还会惹出革职和被揍的可能。找女人也要看对象。

吴德贵不及细想，立即强行抽身回自己房中拿来电筒，给张太太接好了保险丝。

保险丝的断处没有烧焦的痕迹，只有新剪断的整齐。

他更了解了她的意图了。

他接好保险丝欲回去，张太太又想进一步推进事情发生，道：“你帮了我的忙，我很想奖赏你，你没有胆了么？没事的。”

吴德贵红着脸道：“我不是不想，我只是不敢。”

张太太逼近他，又欲拖他坐在沙发上。

吴德贵望了一眼面色红润的张太太，又瞟到了她那迷人的身姿。他血一腾，便立即侧身向门口冲去。

他回到自己房中的沙发上，也喘起了粗气。

他倒了杯冷水一口喝完后，才清醒过来。

他想：刚才好险，差一点出了乱子。若再呆半分钟，就一定让那事发生了。总经理的绿帽子便戴定了。

他还在暗自庆幸自己的理智，不然那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
突地，他听到了张太太的用力关门声和关门声后的狗叫声。

这一晚，他总是回想起刚才那一幕，那热而柔软的身子被搂着的真实触觉，还有那呵气如兰的喘息声……这声音，这触觉恐怕会令小吴终身难忘。

他后来再不弹琴了，张太太也不再诱惑他了。

□ □ □

二个月后，与他同室的老同学马强时来运转，一下被任命为××市的地区经理。马强上任的日子是下个月，因为马强在这边还有一点小事未处理完，故还要多与吴德贵住上三二天。

吴德贵想不出马强为何如此快被提升。他只怨自己命运不济。

他这几日心情不好，与马强的关系也只是表面热乎了。他在晚上一个人喝了点酒，头有点热。于是，他没再回去弹琴。

他去了舞厅。他压抑得太久太久了。

他一进舞厅便大吃一惊。

这是一家离单位住地很远的歌舞厅，他居然看到了场中央有一对十分熟悉的人影。

他用自己的左手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，再定睛一看：

马强和张太太。

没错，这两个人跳得正浓正凶正来神，双方都深情地望着对方的眼睛。他们眼中只有对方，根本就没有顾忌旁人。

吴德贵有如当头棒喝，这下全清醒了。

他这下总算明白马强为何会升职得如此快。

他是一个有高度理性的人，他立即闪身退出了这家歌舞厅。

他一个人独自漫步在人流如织的大街边。

他在思考，他近年来一直在思考如何成功如何赚更多钞票的事。

经刚才马强之事触动，他终于明白了。

他比马强人长得好，办事能力也强，他之所以没升职，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把握好上次张太太给他的机会。

他开始有点后悔了。机会来了，他居然还认不出，还误认为是孽缘。居然还假正经，这不，人家马强将她铆上了，不到两个月就升职了。

他一边走一边想了许多。

就目前状况，他升迁的机会还是只有一条捷径最快。

那就是放下以前的想法，放下对张太太以及总经理尊重的想法，重新开始与张太太接近，靠近。

他了解张太太的心思，他知道她以前是喜欢他的，甚至远远超过喜欢马强。这样的女人是讨厌受尊重的，女人不是用来尊重的，而是用来爱的。吴德贵终于想通了这一连串的道理。

他由此推及，她决不会只要一个男人，只要他吴德贵低声下气一点，迎合一点，多一点赞美和奉承，而且在无人时多讲点煽情之话而且多点行动，就一定可以重新让那事发生。

他只顾低着头向前走，没有选路。

在不知不觉中，他走了一个循环，又来到了那家见到马

强跳舞的舞厅。

已夜晚十一点钟，正散场。

一对对相拥的男女前后从大厅里出来。

吴德贵一抬头见到了偎依在马强肩边且搂着马强腰的张太太，他并不想让场面尴尬，立即回身向一出租车走去，迅速上了车离开。

不巧，还是让居高往下走的马强看到了。

马强一惊，便将身边的张太太推开。

张太太问：怎么了？

马强道：吴德贵刚才乘那车走了，不知他刚才看到我俩没有。他来此干什么，他难道是想抓住我们的把柄不成。

张太太也是一惊，站正后又自宽地安慰道：“别瞎想，他神经病，盯我们稍干什么，我又不是她老婆。也许是你看花了眼，也许是恰好来这有事。”马强也自我安慰道：“也是的，可能是我看花了眼。不过，我还是有点放心不下。”

其实，张太太也有点放心不下。

马强回到单位住房里时，吴德贵在打鼾。故意打鼾。

马强瞟了一下床上向里睡着的吴德贵，细听了一下鼾声，他听出了鼾声中还夹杂着一丝急促的心跳。他这才确定了吴德贵也是刚匆匆上床。越是这样装神弄鬼，马强越心不安。但他又不便发作，只能装作若无其事地上了自己的床。

半个小时后，才听到邻居张太太轻轻开门回家的声音。

次日起床，没有人提及此事。

吴德贵高兴地送马强出门，而且还与单位的老朋友在大酒店大吃大喝了一顿。张太太没有参加。

分手时，马强握着吴德贵的手说：“老同学，开放点，再见！”

吴德贵当然听得出这神秘的暗示。当然也知道这里的“开放”二字具体是什么含义。他点了点头，相视而笑后分手。

□ □ □

吴德贵想：马强一走，她又失去了一个情人，她又空出来了。她又会需要新的情人。这正好，我们又是邻居，又是老熟人，又都成了单家独住，真是天赐良机。

当晚，他又重新开始弹起了五弦琴，而且弹的是邻居张太太最爱听的曲子——多情的目光。

这是一个少数民族歌颂爱情大胆的曲子，吴德贵弹得很用心。

当然，邻居张太太也懂这久违的声音。

但她这次却没有过来。

他知道他得更加主动，不然，旧情是难以点燃的。

她既然不过来，他当然可以主动过去。

□ □ □

吴德贵已想好了许多勾引张太太的话和行为细节，他知道自己考虑得太多太多。想张太太上床，根本不用作秀，只要略为主动，可能就会得手的。

他正欲在当晚实施“干”上张太太的计划，不巧，当晚，张太太不在家。

他奇怪，她不是说还要在这里呆上半年么。

接着一连三天她都没有回家。

第四天终于回来了。

吴德贵一直开着门，他见张太太终于回来了。他与她打了十分热情的招呼。她脸色苍白地略为点了点头便进屋去了。

他不知道她近几日发生了什么，只知道她可能生病了，不然为何脸色苍白，眼神无光，身子无力呢。

□ □ □

张剑是一个能力极强的人，同时也是一个十分机警的人。他回到家时恰好见到了他太太的神情。他的警觉告诉他，她有问题。他只是显示了一瞬间的诧异，既而又恢复了正常关心。

次日，张剑将六家大医院的挂号单查出，终于查到了她老婆的名字。

打胎。他老婆居然在背着他打胎。

一个女人背着自己的老公私自打胎，显然不正常。

张剑双目喷火，气得半死。但他回到家中时又恢复了男人的绅士风度，又恢复了热情与关心。

次日大早，张剑又有事到外地出差去了。在出门时大声与老婆道了别，左邻右舍都能听到。

□ □ □

吴德贵在房里听到了，他还暗自高兴，机会就在今晚。

吴德贵兴奋地到街上购了七八百元的高级补品，大包小包提了上来。

等待是痛苦的，也是甜蜜的。

当然，上午他也可以去送礼品，但他没去。这不是按计划行事。他决定下午五点左右去。那时，先送礼品，后借故自己澡堂的水笼头坏了，借用张太太卫生间的水龙头洗个澡。

已五点，他提着大小四五盒补品推门进了张太太屋里。

张太太先是客气，后是捺不过小吴热情过头而收下了那几盒礼品。

小吴又关心地询问了她的病情。他主动坐得很近。

她说：得了一点小病，要休息半个月就好了。有空常过来坐坐。

这是又在暗示。

吴德贵心中有数，二十分钟后，他回到了自己屋里。

一会，吴德贵又推开张太太的门，拎着包短衣短裤笑着对仍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张太太道：“我屋里水笼头坏了，天好热，只好借你的水笼头洗个澡，行不？”

张太太心中有数，淡淡笑道：别见外，我这里的東西你只管用。

她又在暗示他。

其实，他的水笼头当然没有坏。但他有把握相信她是不会去看的。

他兴奋地进了卫生间，关上门。

他在洗，洗得并不快，他不希望快。

洗完澡后他并不想离开。他拎着一包湿裤子主动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，没穿上衣。

她冲他道：“我要休息了，你过去吧，改天再请你吃饭。”

他只好不尽兴地回到了自己屋里。

不过，他通过今天的努力，又见到了希望，他当然听出了张太太的弦外之音。

她现在身体有病，不能接纳他，但半个月后，他一定能

干上她了。

他一想起将与她干那事，又立即浮现了前几个月的那个触摸和声音。

他在接着的一个星期里每晚都去张太太家。

又是关心，又是安慰，又是讲浑笑话，终于又将她逗得像以前一样开心了。

他心中有数，她与他上床已是十拿十稳之定局了。

他心中有数，只要能和她上床，那么，不到二个月，就有可能像老同学马强一样会被破格提升为某个地区的区域经理。他张剑有上方宝剑，一句话就可以给出一个年薪二十万的分公司经理。

□ □ □

吴德贵半个月后，被开除了。

这是没有料到的。

□ □ □

他必须走。他不走。马强就不安心。

他不走 张太太也不安心。因为她感受到了张剑锐利的目光。

他不走，张剑就更不安心。张剑最近总在晚上收听家中沙发底下的窃听器的说话声。

张剑知道自己长期出门在外，让一个青春正盛的女人独守空房是自己的不是，故他并没多说什么，一句都没有说。

他只是让吴德贵立即走了人，只是用锐利的带着穿透力的目光瞟了张太太几眼。

□ □ □

吴德贵走了。

他走时叹着气，摇着头自语道：真倒霉，摸都没真正摸一下。唉，真是黄狗吃屎，黑狗遭殃！

2

恶人也有档次之分，如罪大恶极、十恶不赦、无恶不作、恶贯满盈的区别。恶人与恶人同样也讲究个缘分，你若不巧遇上个恶贯满盈的人，那就只好认命了。不过我还是提醒你两句：不讲信誉和耍手段动阴谋总是离好人最远，离恶人最近！还有一句是：恶人自有恶人磨！